

揭秘狼性企业文化

读完本书，只想感叹一声：
找一份工不容易！
做一份工更不容易！

“华为”是中国民族企业的骄傲，
而发生在“华为”的那些事，
是“中国式职场”最真实的写照！

关于真正的“华为”——
中国式职场你究竟了解多少？

董延明◎著

我 WO ZAI HUAWEI DE RIZI 在华为的日子

一个“华为”人写给千千万万“华为”兄弟姐妹的职场小说

远方出版社

我 WO ZAI HUAWEI DE RIZI 在华为的日子

董延明是一个踌躇满志的菜鸟，机缘巧合成了华为的一员。从传说中的“地狱培训”到新员工答辩，董延明逐步成长，一直学习如何成为一位合格的华为员工。他坚信每一个华为内部的传说，相信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但自己却屡屡碰壁，半夜两点抱着啤酒瓶子和羊肉串，对着电视上的粤语TVB，号啕大哭。

他把任老板说的“烧不死的鸟才是凤凰”这话当信条，但却在垂头丧气时告诫其他人：“其实烧死的那些都是烧鸡……”他一直努力做“领导离不开的员工”，但领导需要的时候他却回家过年，最终对着本该属于他的五万股票痛心疾首。

他没日没夜地完成工作，最终系统组接收时他却拍着桌子大骂：“自从你们来了，我算是经历了我在华为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了！”他开发，做砸了项目，和测试部对骂、摔电话，最终领导却拍着他的肩头说，大将之风。

他出差，经历了客户和当地办事处的投诉，最终却把立功喜报传遍整个部门。他到处吹牛，拉帮结派，欺压善良，同事却评价他：“看他不要脸的样子真有大人物的潜质呀。”他最崇拜的领导黯然离去，他差点一同开路，最终却成了新领导面前倚重的红人。

他经历过的每个项目都是一段“和天斗和地斗和人斗”的经历，工作中每一个时期总能体会更多华为狼性的真谛……

上架建议：职场小说

ISBN 978-7-80723-483-8



9 787807 23483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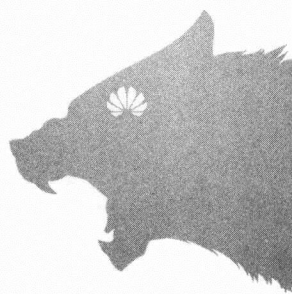
定价：28.00元

我在华为的日子

WO ZAI HUAWEI DE RIZI

董延明◎著

揭 秘 狼 性 企 业 文 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在华为的日子 / 董延明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23-483-8

I. ①我…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4802 号

我在华为的日子

作 者	董延明
图书监制	陈莎莎
选题策划	符马活 冷 静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封面设计	UPPER LIMIT ↑ lzw1127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0471-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90mm 1/16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483-8
定 价	28.00 元

远方版图书,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董延明的华为生活始于百草园和华为大学。

百草园是一座长满了绿草的大院子,华为大学却不是真的大学。

据董延明的一个朋友描述,他去到深圳关外的坂田华为基地时受到震撼——感觉到了外国的社区一样!

高楼林立,环境幽雅,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如何如何。尤其是百草园,那更是可媲美一切以环境优美著称的公园,芳草地、绿荷池、林荫路、椰子树、健身会所、露天泳池等等。

但董延明第一次看到百草园却没有这个感受。他第一眼看到百草园的大门,便觉得一股压力扑面而来,敞开的大门阴森森地对着他,门里门外仿佛两个世界。

华为的新员工惯例报到时间是周五的上午,小董在门口被警卫拦住了,出示了身份证以及打印了的 OFFER 才得以入内。又在里面焦急地转了半天才找到报到的大楼,这时里面已经聚集了几十人了,一色的深色西服白衬衫,个个面色凝重,站得背直颈挺,猛地一看,还以为不是黑社会开堂口就是保险推销员开大会。

负责人事的 HR^①让大家排了队,依次递交体检表、证件复印件还有个人关系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同时分派工号、领取临时工卡、分配房间,众人顺从地排着队,一个接着一个,有条不紊井然有序。

① HUMAN RESOURCES 的缩写,即人力资源。

这里是华为，董延明不能不心怀敬畏，排队也忍不住观察一下这队伍是不是排得有华为的特质，叫什么来着？哦，狼性！他老老实实在人堆后面，郑重其事地领到了自己的临时工卡、房间号码之类的东西，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和同宿舍的几个人一同回宿舍。

百草园挨着门口有几座学生宿舍一样的大楼，这是专门为新员工培训而预置的临时宿舍，接下来的两周，董延明便要下榻于此。

房间里是两张上下铺的床，每张床上都是方方正正的被褥。进门左手边是独立卫生间，靠落地窗的是挂式空调，一切都像专业的酒店一样。

董延明并不能在宿舍里休息多久，因为下午，鼎鼎有名的华为大学之大队封闭培训就要在培训中心拉开序幕。

当时华为迅速扩张，原就可丁可卯的培训教室和新员工临时宿舍都变得捉襟见肘了，董延明住的宿舍有四张床却住进五个人，最晚到的哥们只好打地铺，好在深圳四季如夏，睡地上，除了心理之外生理上倒不会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负责上课的培训中心也是如此，足以容纳二三百人的大教室里仍有若干同学搬着折叠椅子坐在过道，同时隔壁教室里也时不时传来亢奋的号叫，显然隔壁是另外一班受训员工。当时每周五都会有若干人报到，也就形成了每周都有新开几班的格局，教室的使用率达到100%，走廊里人满为患，中午吃饭的食堂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每周如此每月如此新陈代谢迎来送往周而复始，一派欣欣向荣人间四月的大好景象。

董延明对这一切倍感新奇，他们这个大队有教官有班主任有辅导员。教官高大英俊，班主任稚气未脱，辅导员满脸疙瘩，不过领导三人都是一副扑克脸。教官更是瞪起一双牛眼，命令所有人必须着白衬衫深色西服深色领带。虽然这是OFFER里描述过的，但还是有人很中国的、习惯性地把要求打折，教官忽略掉大家千奇百怪的借口（诸如某人声称其原产地没有白衬衫卖），只说如果第二天正式上课还有人穿深色衬衫就扣五分。第二天，白衬衫果然在教室里就一统江湖了。

教官吩咐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上课期间手机必须关机，说这话时，他掏出

自己的手机抠出电池,然后高举双手展示一手电池一手手机,并用剽悍的目光巡视全场,所及处,众人纷纷抠出电池然后双手做投降状。教官说,上课手机发出声音者一律罚款五百充做班费,并且扣二十分。

教官吩咐的第三件事情是必须保持宿舍整齐,床铺干净,被子要平四方正八角,拖鞋摆放整齐,地上不能有杂物,桌子上不能有杂志,违规一条扣二分,而且是全宿舍都扣。他说,我相信,良好的内务有助于提升大家的素质!多少年后,董延明总觉得这话耳熟又想不起在哪里听到过。

教官吩咐的第四件事情,是大家迅速认识自己左边、右边和前面的三位同学,并记下他们的联系方式。这叫铁三角,如果这三个人里有人上课迟到或者违纪,那你也是要扣分的。为什么?作为同学,作为铁三角的成员,你为什么没有提醒他、通知他、阻止他,你的团队精神在哪里?董延明深以为然,依照教官的吩咐把三个人的电话号码记到临时工卡的背面。

教官吩咐的第五件事情是每次点名时要起立答到,要求动作迅速声音洪亮,不符合标准者扣两分,声音出众则加两分。

扣分究竟是什么概念?每个人有基础分一百分,培训结束不满六十便要被淘汰,或者被打入下期培训的大队继续培训,分数高的则称为优秀毕业生,称为优秀毕业生就会、就会……就会很优秀!

教官好容易吩咐完,辅导员又要吩咐了。俩人换位的间歇,董延明边上的人小声说了句:“玛丽隔壁的,还真当是上级机关派来管理我们的?你瞅辅导员这个寡妇脸跟个Q似的,你再瞅教官戴个帽子简直就是老K了,你再瞅班主任……”

教官一双牛眼瞪过来,那人被喝令站起来。

“工号!”

“×××××”

教官在登记簿上找到这个工号,“牛顿?”大家都笑了,可被教官一瞪,就被迫把笑声从中间掐断了。

“是!”那人得意洋洋地答道,看来他对自己的名字还是很满意的。

“扣两分。”

“.....”

“旁边那个,对,东张西望的,对,指自己鼻子的,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我……”董延明诚惶诚恐地站起来,背直颈挺就跟一根棍子一样。

“哎哟,你衬衫最上面的扣子怎么不系上!”

“我……这个扣子掉了……”

“赶紧钉上。”

“现在买不到扣子……”

“那就把领带顶上去,顶紧!”

董延明坐下,把领带顶到自己翻白眼吐舌头。

实话实说,董延明不讨厌这种军事化培训,即使华为的这种培训风格总是因为有奴化思想愚人心智的嫌疑而被人诟病,但对于自小向往军队的小董来说,这样千人一面的场面不仅蔚为壮观,还极大地满足了小董对于紧张生活的需要,因为他在研究所悠闲了两年,急需通过被人虐待来完成由松到紧的过渡的需求,选择华为,就是希望通过艰苦奋斗改变人生,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因此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小董都很享受。

2

大队培训是个很熬人的阶段,早上天还没全亮董延明已经起床了,穿着黄T恤黑短裤缩手缩脚地下楼站队,同时东张西望,祈祷着他的铁三角不要因为昨晚睡晚了而迟到。牛眼教官清点人数之后便带队从百草园跑到技加中心,中间要求步伐一致一言不发一丝不苟一板一眼……

先在技加中心跑大圈,高喊口号,然后呈体操队形散开,热身运动、广播体操、俯卧撑、大劈叉、一字马……

太阳升起来,董延明满头大汗,抬头挺胸四十五度角,迎着朝阳进入技加食堂吃早饭,然后匆匆忙忙回宿舍洗个澡,穿上衬衫西服,外表光鲜内在

湿漉漉地夹着教材去培训中心上课。

培训中心正门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写着“小胜在智大胜靠德”,似乎就是孙亚芳的手笔,这也是华为文化培训的第一课。

大队培训在外名声不好,以讹传讹,居然成了“华为地狱培训”,实际上,这培训除了早起晚睡熬人神经之外并没有那么恐怖。课程是花样百出,比正儿八经的大学来得丰富,从企业文化到时间管理到电影欣赏,授课方法也是不落俗套,表演、辩论、评述各种手段层出不穷。

教材是真正的十六开教科书模样,还有一本华为文化的增补教材,装帧精美大气磅礴。大概都是些领导干部的书信作品集,任正非、孙亚芳等大人物都有大手笔于此面世。任老板在教科书里面谆谆教导大家如何工作、学习、生活,如何诚实守信,如何产业报国。其他一些老板的文章也不外如是——基本和公司格局相同,话题也紧密围绕在任老板的周围。

上课之前教官要点名,点名之前有一个程序是大家互动问好。大意就是教官问大家好,大家要回好。董延明那个班级比较有特色,回的是“好、很好、非常好、好得不得了”。教官说:“挺有创意,就是声音小了点,都给我把嗓子往破里喊!同学们你们好不好!”

“好,很好,非常好,好得不得了!哦——耶——”

董延明很苦恼这样幼稚的行为,但是身陷人民狂热的漩涡之中又欲拒不能,喊了几声之后态度就变成了欲拒还迎了。他觉得声嘶力竭的呼喊里面,有一种宣泄的东西在,也可能是一种自我催眠的东西,总之这种很振奋的口号的确让那几天很缺乏睡眠的董延明精神百倍,但嗓子就在这些口号中喊破了,作为补偿,他因为喊的声音够洪亮被加了二分。反观牛顿就比较可怜了,天生嗓子细、声音小、语速慢,还有鼻音,任凭教官启发、董延明带动就是不肯喊破嗓子,怎么喊都是“官人我要”的腔调。不扣他分都对不起董延明那破得仿佛在闹市卖了三年袜子的嗓子。

这一天头一堂课是华为文化,老师明显是老臣子,工号小得吓人,对华为的歌颂到达了三呼万岁的程度,将一千友商都侮辱一番后,又恨恨描述一

番眼下炙热的思科状告华为案，痛斥思科下流无耻到令人发指的卑劣行径，最后长叹一声：“一开始全世界的友商都对华为产生了反感，但是稍加了解便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华为做事从来都是有理着呢，全世界的友商一看马上对华为产生了信任。”说完两眼望天，一副清者自清的模样。董延明并不了解思科状告华为案的始末，但是该老师对“全世界友商对华为产生了信任”的吹捧太过露骨，这让他有些想较真，就好像大学时一个同学吹嘘描述自家 786 电脑速度快到开机只需一秒钟，他总想让那个同学把 786 搬出来让大家看看。

第二堂课的名目是发展方向，老师却明显是个没遮拦的，喜欢爆些猛料，比如公司的安全规范，鄙视了一番笔记本的防拷贝等功能后，又详细地给大家描述了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盗窃公司机密。突然间，拎起一个同学问，打算在公司干多久。同学回答一辈子，老师鄙视之，曰：“华为还不一定哪天倒闭呢。”然后又描述说，以后大家能看到对外公开的《华为人报》，会认为华为再挺个一两百年也没问题，还有一份对内公开的《管理优化报》，则会奇怪怎么公司现在还没倒闭呢？一堂近两个小时的课程，老师用半个小时给大家讲了二八法则，剩下的时间全都是对华为制度的嘲讽。一堂课下来董延明已经分不清敌我黑白了。他只能这样理解，与头一位爱憎分明的老师相比，第二位老师充分地彰显了华为对人才的包容。

两堂课之后就是中午了，班长抢上台拿着麦说，吃完饭十二点半班干部回来开会。人困马乏的董延明特别庆幸自己没有做班干部，可以回宿舍躺十分钟睡半小时。

大队培训是有班干部的，而且还是人人争先的热门职位。选班干部那天用了民主投票，先选班长，有意竞选的走上台去，说两句拉票的话，然后大家当面举手选举。然后依次是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之类。

这种民主选举虽然形式过于儿戏，但是透明度却是董延明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从小到大经历的选举，大多是老师将票拿走，回到办公室里关起门来公开唱票，最后通知大家结果，即使是大学也是如此。当然，也不

排除偶尔会有完全中国式的选举，就好像上帝干的事情一样——他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说，来吧孩子，现在选择你的新娘吧。

因为开班时间不是毕业生毕业的时期，董延明这个班只有寥寥几个早熟应届硕士，平均年龄三十左右，个别谢顶的人士很容易让人误会成来监督讲课质量的公司领导。等到选举那天上台拉票的时候，董延明才觉醒有时候年龄的副产品不仅仅是谢顶这么简单。

敢上台参与竞选的除了被培训煽动的热血沸腾的青年之外，大多是成功男士造型、气度不凡的中年，极个别梳背头大肚子颇有党的好干部的风范呢。他们一开口就吓到董延明了——居然还真有某外企财务总监、某公司副总、某海外游子。牛顿也位居其中，不过履历乏善可陈只好表白一颗红心了，后来就跟一堆失败者一起下来了。

选宣委的时候上去的人寥寥几个，大约看到刚才上台的人都太有层次了，所以大家也有些畏缩，而上过台的怎么也有些顾及脸面不肯再作冯妇。辅导员诱导大家说，这种一对一百的锻炼不是经常能有的，珍惜每一次机会，从小事改变自己云云。又鼓励大家即使刚才参选过现在也可以继续，不要顾忌面子——老板有一句话说得好，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只有敢于接受失败的挑战才能有脱胎换骨的进步。于是竞选者多了起来，牛顿也混杂在其中。

董延明也忘记自己给谁投票了，反正尘埃落定之后，众领导犹如两会常委一样一字排开亮相又重新介绍自己，他有些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冲上去，站在台上和站在台下总是有些境界上的差异，他甚至觉得，进入这样一个以狼为图腾的部落，沉默无疑是失败者的表现。

选完班长选宣委，选完宣委选体委……董延明过足了好多年没过的学生生涯的瘾。其间屡屡受挫的牛顿不停地叨叨：“把幼儿园的招数都用上了，什么选组长、选优秀小朋友、贴红花点红点……”董延明对这种反动分子一笑置之。

中午在摩肩接踵的食堂吃过饭，非班级领导的董延明便匆匆回去睡觉，

下午的科目是时间管理。也不知道是授课老师没到,还是辅导员身兼数职,总之这个二十多岁的小女孩站在了讲坛上,在她侃侃而谈时间管理对于事业成功的重要性的时候,董延明很是不忿,牛顿也小声叨叨:“成功?你才刚上路哎。”

辅导员一反平时的寡妇脸,满脸春风化雨,她言传身教道:“……有些人就是不会管理时间,我看见他们天天坐在那里上网,上什么?上QQ。我是从来没有QQ的,我就不明白了,你上QQ有什么好的,多么浪费时间,为什么不能跟我一样去打羽毛球?……”牛顿好像嗓子痒痒一样不停叨叨:“原来上QQ就是浪费时间,打羽毛球就不浪费,那我要是踢足球是不是就认为打羽毛球浪费时间,打篮球就认为踢足球浪费时间,靠,我当她说上网浪费时间她能做科学研究,结果都是娱乐,她那个娱乐就是好,别的娱乐……”他颠三倒四地总说话,董延明恨不得缝上他的嘴,虽然他也很不屑该老师的某些幼稚言论,但是培训胶片上的四象限法则还是吸引了他。把事情分成重要跟紧急两类,然后排成重要又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重要不紧急四个象限,按照优先级依次解决。其实这是个很简单的原则,也就是邓小平说的抓大放小,不过当总结成理论呈现在胶片上的时候,对农村孩子董延明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下午第二堂课是看录像,重点学习某次大会上老板的讲话。视频年代久远摄影技术也一般,很多细节看不清楚,但是还可以分辨得出当年老任那一身经典的老工人打扮,看的时候大家也还是很投入。牛顿又叨叨:“看到没有,老任后面那个挖鼻孔的,对,他就是李一男!”

拉拉杂杂一晃就是一天,日头西斜的时候董延明又出现在百草园的篮球场,大家今天玩跑旱船的游戏,四五个人都踏上木板步伐一致地接力比赛。脱胎自拓展运动的室外活动是董延明最欣赏的培训,且不说团队精神,就冲着帮助他偿了重新玩一把儿时游戏的夙愿,他都要跳着脚支持。

傍晚吃了饭后又是晚课,晚课是看电影《被告山杠爷》,董延明始终没有弄明白这个课程是要让大家懂什么,这是部会让观众对法制和人治产生思

考的电影,但是这么大张旗鼓地作为培训课程,目的显然不是让学员产生与华为无关的思考这么简单。

这是董延明在华为大学的一天,与所有在校的学生都不同,他挣着钱陪着训,被赶得像落水的鸭子。大队培训历时两周,实际工作日十天,毕业的时候,董延明心潮澎湃,因为在毕业典礼前的最后一个节目辩论中,他得了最佳辩手的称号,一时风光无限。当时,辩论正方论点是“干一行爱一行”,反方是“爱一行干一行”,董延明是反方大辩,旁征博引舌战群儒,从孔子说到盖茨,辩得对方哑口无言,最后荣膺最佳辩手的称号,虽然辩论赛的胜者却被荣誉老专家判成了正方。董延明想起牛顿赛前精确预言了这一结果,心里稍稍有些平衡,安慰自己说,违反培训的大方向,典型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认了吧。

大队培训结束的若干年后,董延明与朋友总结大队培训,在关于培训的性质以及华为精神的真实面貌问题上,俩人产生了很大分歧。

培训是洗脑吗,董延明觉得不是,又说不清楚,干脆不想,至少对他不是。华为精神是狼文化,可是狼文化又是什么?是撕咬号叫拼抢,还是自由尊严和无上的骄傲?董延明不知道,听说老任推荐过《狼图腾》,那么就不光是野性这么简单。其实他觉得华为精神是执行力的体现,似乎从上而下自内而外的全员都特别有执行力,这也是华为内部那种令人惊悚的压力的源泉。华为文化就是这种通过执行力在大家身上留下烙印的烙铁,是那种走也有坐也有看眼神就能分辨出的,是就算离开华为也会留下痕迹的烙印,因为它起源于意识形态。

但是大队培训有告诉大家这种精神、这种文化吗?从荣誉老专家和辅导员对于辩论赛的结果导向上来分析,董延明觉得没有。很显然,他们希望通过短期内高密度的压力让大家明白两件事情——要爱华为,要爱华为赋予的工作。这与传闻中的老任鼓励李一男自创港湾的意境南辕北辙谬以千里。

那么这培训是不是洗脑,董延明又说不清楚了,也许,奴化远远比从意识形态上提升个人的执行力更简单;也许,是老任的本意落实到基层时,被华为

大学一群无能鼠辈给曲解了；也许，根本就是董延明曲解了华为；也许……

3

在部门里，小董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秘书小冯。小姑娘很年轻，走路说话总比别人快一拍。她劈里啪啦地说：“我叫冯越，就是部门的秘书，以后有事找我就好。刚才我已经通知你的组长了，你坐一下，他马上会过来领你。”说完毫不犹豫转过头，继续劈里啪啦敲键盘，抓起电话就打，“高 MM 你好，我是冯越，我刚才给你发了个邮件你看一下……对，我们这个同事要办户口，你看需要什么材料……”

董延明枯坐在凳子上，对着这个女生的背影行注目礼，想起近在眼前的大队培训，好像在做梦一样。

大队培训之后，董延明直奔自己的办公区。本来产品线的干部部还组织了两个小时的新员工培训，但董延明跟秘书通了电话之后，就决定 MISS 掉这个培训。他发现，在华为其实很多看似重要的培训，却都是因为重叠的部门职责而造成的冗余。比如大队培训之后，干部部还要再占用员工两个小时进行自己的培训，但是对于员工的直属部门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个培训，也根本不需要干部部来对自己的新员工指手画脚地再培训一次。

董延明从培训走向研发区，F1 大楼二十来层巍然挺立，在整片华为基地中醒目地标示出研发区的位置。余下 F2、F3、F4、F5 几个大楼矮小得多，齐刷刷蹲在 F1 大楼的旁边。董延明的部门就在 F4 大楼，保安告诉他可以坐通勤车，可他看了看那黑色的别克商务车，不相信那是在公司内部拉载员工穿梭于各个区域的通勤车，所以徒步走了过去。

董延明走到 F4 楼下时没找到门，按照一贯的逻辑，他绕到了楼后。对面走来了三个孕妇，他毕恭毕敬地让开，再走又遇到两个孕妇。他一辈子也没有在这么集中的时间，这么大密度的频繁遇到孕妇，立刻惶恐起来了。再继续往前走了几步，董延明绕到了 F4 的正门，那儿有个小喷泉长方形的

广场，广场上面还有几个孕妇在闲庭信步，董延明一边叫着诡异，一边快步冲进楼里。

走到正门口，穿西服的保安拦住了他，挥手示意他在检验身份的仪器上刷卡。董延明惶恐地刷了卡，保安又说：“请您打开您的包。”

小董也老老实实在地打开了，他还打算摸出自己那不带摄像头、不带蓝牙、不带 USB、都快成了玩具的手机，结果保安只是走形式地扫了一眼包，便一个大幅度的挥手，示意放行。这套仪式，就跟大多数教堂里那常见的高大厚重、圆顶高耸的拱门效果一样——董延明从走进这个玻璃门开始，便心怀敬畏，一种“一如侯门深似海”的恐惧油然而生。

在冯 MM 让董延明等待的五分钟后，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人带走了小董。临走前格子衬衫对冯越说：“冯 MM，人我带走了啊，回头我把导师发给你。”

董延明想，这人怎么当面喊人“美眉”，太轻浮了吧。后来他才知道，在华为内部的邮件里，大家都是习惯互称 GG 和 MM 的，而且在生活中，称呼公司的女生尤其是秘书也都是在姓后面加 MM，这也算华为内部的一个特色。

F4 大楼每一层都分成两片办公区，一个办公区有几十米长，隔扇把整个办公区分成十几块，每块又有六个拐角桌加两个中间位。格子衬衫把董延明领到了这片办公区中间位置的一个空位子上，从旁边扯过两个椅子，分宾主落座。

董延明腰杆挺直，等着领导训话，那人却扯过纸笔，写了“高守”二字，用笔敲着这两个字，笑着说：“这是我的名字，我的电话号码是 135 × × × × × × × ×，你存起来。我是你的组长，以后有任何问题，任何时间都可以打我电话。”

董延明略有些意外这样的开场白，也赶紧介绍一下自己。高守听了，不予置评只是笑，他敲敲桌子，笑说：“你导师不在，我就给你介绍一下咱们部门吧。”他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又写又画，“我们公司的部门都是矩阵式结构，最上面是 PDT^① 经理，咱们的 PDT 经理是老王，叫王守义……”他写下这个

^① 即产品开发团队。

领导的大名，“围绕着 PDT 的几个部门就是……我们部门就是开发部门了，我们的老大就是丁宁，我在人力资源上向他负责……老丁下面就是老巩，他就是开发代表，叫巩正仪，开发工作我要向他负责……”他又写下这个老大的大名，然后诡秘一笑说：“你现在站起来，看九点钟方向，大约十米远，最吵的那个就是老巩，咱们这百十个人的老大。”

董延明很不习惯这样的介绍——高守把几位这么大的领导说得跟隔壁老大爷似的，他不敢想象他从前在研究所时喊吴博士老吴、喊主任老陈，会换来什么嘴脸。

高守刚说了几句，俩人坐的位置的那人就回来了。高守满脸带笑说：“哎哟，潘总辛苦啊，来，赶紧坐下歇会儿！”

董延明一惊，以为又来了大人物，慌忙站起来，扭头去想打个招呼。那人却抢先说：“没有高总辛苦，这个是董延明？”

这人就是董延明的导师，董延明双手握住潘总大手，还不忘左右摇晃。刚摇两下，还没来得及拍马屁，高守就捅了捅他，指着隔壁隔扇的一个人说：“快看，那个就是老丁。”

老丁？

开发部部长？

董延明抬头一看，发现招聘他的丁总在不远处跟什么人说话呢。他大喜过望，立马扔下潘总的手，大叫：“丁总！”

丁总见到小董，笑吟吟地走过来，拍着他的肩头说：“来啦？来了几天了？”

董延明激动地说：“我坐飞机来的，飞机票还没有报销呢。”

丁总愣了一下，扭头对高守说：“别忘了让他参加新员工座谈会啊，哦，对了，别忘了让他导师指导他走一下报销电子流程哟。”说完又拍拍董延明的肩头，点着头离去。

董延明被开发部部长也就是俗称的三级部门主管拍了两下肩膀，幸福得欲仙欲死，扭头却发现高守和潘安很紧张地看着他，他们问董延明：“你怎么认识老丁的？”

董延明看着他们俩的表情，自己突然产生个想法。他若无其事地说：“也

没咋认识,吃过饭而已……”

高守和潘安都哦了一声,上下打量董延明,心里惊疑不定。

其实丁总是董延明的面试官,饭的确是吃过的,不过是因为面试到了中午而吃的工作餐。两个月前,在研究所浑浑噩噩混了两年的董延明,接到了华为的面试邀请。面试地点就在董延明所在城市的一个宾馆,面试官是一个姓孔和一个姓丁的人。董延明当时准备充分,三天通过了四面,直接签了用人合同。中午到了饭点儿,姓丁的还请他和另外一个面试的吃了一顿便饭。

当时他可不知道这个姓丁的是这么大的领导,否则他在吃饭的时候就抢着付账了。

他一面兴奋一面掩饰,想尽量让高守和潘安误会他和老丁有更亲密的关系。高守却没有追究这事的兴趣,冲潘安和董延明点了点头,自己就离去了。

高守走后,董延明对和潘总的二人世界很不习惯,献媚道:“潘老师,您是哪里人?”

潘总道:“别叫我潘老师,都是兄弟嘛。”

“那叫啥呀,您就是我老师呀。”

“别,就叫名字吧,叫我潘安好了。”

“啊?潘……潘……”董延明觉得看着潘总的脸叫潘安有难度,就眼望别处小声喊了句“潘安”,然后又大声说:“那我就叫您老大吧。”

潘安不置可否,带董延明走到旁边座位的电脑前,晃开屏保,“董延明,你的电脑大概明后天就能分下来,你先用这个服务器吧。我在这里面拷了几十份文档,还有十几份 PPT 胶片,全都是对我们产品的介绍。”

董延明一听这么多资料,立刻就慌了,眉头一皱,嘴唇颤了几下,话却没说出来。

潘安继续说:“我已经把这些文档按时间顺序编了号,你从 1 号看下去……不过如果看完了,估计要三个月,那你的新员工实习期也就结束了。哈哈,不过你肯定看不了三个月文档,估计没几天就会拉你进个项目,到时候你在工作中学习,肯定事半功倍,哈哈。对了,我今天是没时间了,你先自